



故乡如此多“椒”

□ 任继生

那日回家，父亲从绿竹掩映下的东屋墙角，拿出一小袋晒干的花椒让我带回炒菜。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留下来的，掺杂的几片枯叶，丝毫没有违和感，倒像是拉出一个记忆的线团，将一幅幅火红滚烫的夏秋图卷缓缓展开。

巍巍沂蒙，山多林茂。在以粮为纲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，沂蒙山人虽然饱受征途荆棘的困扰，但乐观坚强地找寻着小康之路，这期间，有两样东西对支撑百姓的温饱和腰包居功至伟，一是地瓜，二是花椒。地瓜填饱了大家的肚子；渺小而多刺的花椒，一度让父老乡亲有了柴米油盐，有了孩子的书本，有了看病的勇气。二者均饱含浓郁的乡土情怀，在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之后，仿佛一夜之间整体迁离了家园，像风走了万里，不问归期。

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就有种植花椒的经验，《诗经·周颂》记载：“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宁。”花椒最早是做香料用，还可用来祭祀、辟邪、养生。在家乡的荒山秃岭尚未被苹果树、桃树占领的年代，均被瘦骨嶙峋的花椒树全方位镶嵌，山顶松柏戴帽，山腰花椒缠绕。村内普及更甚，房前屋后，路沿墙角，麦田边缘，水塘周边，或见缝插针，或自然生发，整个村庄均被花椒树围堵着、渗透着。成熟后，密密匝匝的花椒缀满枝头，各家各户弥漫着“椒”里

“椒”气，可以说，谁家的花椒多，谁家的人出门底气和口气就会陡增八度。若给人介绍对象，媒人说一句“这家的花椒树几百上千棵”，与当下说“这家的房子马上要拆迁”效果类似。当年我老家的花椒树数量不少，但产量忽高忽低，不可估量，但多多少少都能换点钱，支撑起一年温饱有余、小康不足的乡村四季。

采摘花椒的过程紧迫、反复且劳神，是整个暑期全村共同主演的大片，也是我放暑假怎么逃也逃不掉的作业。

清晨摘花椒最凉快，但往往树上露水多，中午没露水，但太阳请你洗桑拿。最难以抵抗的是瞌睡虫，一旦眯眼走神，手指就会被刺，还不像体检抽血时明着来，而且刺破的手指还是麻辣或微辣的。父亲干其他活没见打过盹，但在摘花椒时，不超过五分钟必然打瞌睡，蹲在花椒树前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，也并非刻意偷懒，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、过敏性的疲劳。

摘花椒不是个太重的体力活，但一定是比耐力、比韧劲、比技巧的“中国功夫”。如果本来手就笨拙，加上间歇性瞌睡，自然事倍功半，忙活半天筐里寥寥无几，树上依旧繁星闪烁。

有“技”不在年高，村里很多人从小练就摘花椒的高手，不急不躁，边干边聊，双手灵活地在树杈间穿梭，嘴里天文地理、家长里短，增添不少野

趣的同时，筐子里的花椒也丰盈起来。这类技能型人才，一般早早摘完自己家的，再帮别人家摘，中午主人管顿五花炖土豆，下午根据摘的多少，给予一定劳务费，日结日清，童叟无欺。我为了弥补又懒又慢又困的先天不足，只好时不时分别从父母、姐姐、表哥、表姐们的筐里交流出一点来，填补一下“剜到筐里都是菜”的虚荣心。好在他们基本不和我计较，只要再加紧多干一会儿，照样超过我的小目标。我大姑家表姐数量多又勤快，她们完成自家任务后，会隔三差五来我家帮忙摘花椒，今天是我老四，明天是老三，下回是小五，都是大姑临时吩咐她们“帮你大舅家摘去”。大姑今年九十岁了，依然记得我奶奶老宅子里的花椒园。最小的表姐也近五十了吧，逢年过节也常说起那些年摘过的花椒。

《诗经·唐风》有“椒聊之实，蕃衍盈升”之句，意思大致是花椒树上果实累累，香满田园，繁衍丰茂。为了保持花椒的品质，赢得花椒贩子的青睐，各家把鲜花椒晒干筛去种子之后，将花椒皮分类装袋存放在干燥处，行情好时当年就卖，行情不好舍不得卖，可继续存放到来年。若当年不卖，很多人家孩子暑假后的学费就犯了愁，往往舍粮保“椒”，先卖几袋粮食顶上学费，让能保值的花椒，延续未知的来年的希望。在这一点上，花椒比近几年的苹果要坚挺很多。

陶渊明有云：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苏轼《定风波》中写道：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但缺失寄托的家园，往往不能心安。在特定的年代里，花椒曾是家乡的经济支柱，也是极为重要的地理标志产品。这些年，老家周边原来漫山遍野的花椒树，基本被砍伐殆尽或枯干而殒，零零星星留守的也无人管护，与其他草木鸟兽为伍，风餐露宿，自生自灭，已彻底失去作为农村经济顶梁柱的主角地位。当年花椒的存在是合时宜的，如今产量低、获利小，体面退场也是合情理、合“市”宜的。这与人的际遇有些类似，像我的父辈们，老实巴交、谨小慎微、勤勤恳恳，年轻时在集体吃大锅饭，挣微薄的工分，缺衣少食，温饱难解；单干后卖力耕作，靠天吃饭，也响应政府号召养过猪、喂过兔、栽过桃、种过瓜，只算勉强脱贫。村里的这一批老人很多已渐次离去，三四十岁在村务农的极少，有也多是做些零打碎敲的小买卖，基本不再伺候那些出力不出活的果树，更何况粒粒皆辛苦的花椒。原来一些引以为傲的花椒专业村，也早已泯然众村矣。再从物性上看，花椒主导的味道是麻，没有进入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的五味矩阵，所以五味杂陈并没有花椒的参与，花椒树退出乡村的经济主战场，倒算得一件五味杂陈的事情。

藏在“吊瓶”里的美味

□ 李秀芹

上世纪70年代，人们感冒发烧了顶多肌肉注射退烧针，所以，空吊瓶属于稀罕物。冬天，家里有个空吊瓶，灌满热水，用毛巾包好放进被窝里暖着，待被窝暖热，再脱衣躺下，比钻冷被窝舒服多了。

有一年冬天，父亲生病住院，我领着大儿子去医院看望。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，我坐在一旁询问父亲的病情，儿子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吊瓶。吊瓶里的药液快输完时，护士来换瓶，儿子问：“阿姨，能送我一个空瓶子吗？”护士答应了。儿子悄悄拽我的衣角，让我帮忙把吊瓶灌满热水，给外公暖脚。

一瓶热水，感动得父亲逢人便夸外孙懂事，护士听说后，又送了儿子四个空瓶子。儿子得了宝贝似的抱回家，一

个空瓶子轮流暖一家人的被窝，央求我来年夏天用剩下的三个空瓶子做西红柿罐头。

那时村里只有喜胖家夏天做西红柿罐头，喜胖爸妈都是工人，家庭条件好。我见喜胖妈做过罐头：把空吊瓶清洗干净，再用沸水煮一会消毒，将西红柿切成小片塞进吊瓶里，倒入一点盐水，再把装满西红柿的吊瓶（不盖盖子）上锅蒸一会，取出后拧紧瓶盖。这样做成的罐头，可以保存到春节。

大儿子和喜胖是发小，常听喜胖馋他，说他家的西红柿罐头整整吃了一个冬天。那个年代，冬天除了白菜就是萝卜，能吃上西红柿简直算惊喜，足以勾起一村孩子的哈喇子。

丈夫见大儿子馋瘾犯了，便和他约法三章，若他天天帮

忙干家务，明年夏天一定给他做西红柿罐头。大儿子那年才五岁，果然信了，天天扫地、洗碗、擦桌子，一天不落。丈夫遵守诺言，夏天西红柿便宜时买了一兜，又上镇医院托人要了三个空吊瓶，做了六瓶西红柿罐头。

罐头做好后，放置在大儿子睡觉的床下，他一天不知道往床下看多少次，生怕西红柿罐头长腿跑了。好不容易盼来冬天，丈夫又说，等大雪天才能吃。那年的雪下得特别早，刚入冬就飘了雪花，大儿子兴奋地钻进床底，摸出一个吊瓶。丈夫又塞回去了，说不是下大雪，是大雪节气时才能吃。大儿子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丈夫说，罐头留着春节待客用，不节约一点能撑到春节吗？

好不容易盼来了大雪这

天，大儿子取出罐头后，让我帮他瓶盖打开，他把瓶子倒过来，将西红柿倒入碗中，奈何瓶口小，西红柿往外倒不那么顺畅，大儿子又是筷子戳，又是晃瓶子，费了好大劲才算倒出来了。大儿子说，这半碗送外公，那半碗送爷爷，他自己闻闻味就成。

大儿子一番话说得我红了眼圈，赶紧取出两瓶，一瓶送外公，一瓶送爷爷。晚上我用一瓶西红柿做了一锅西红柿鸡蛋汤，一家人围着火炉一人一小碗，大儿子喝得眉眼弯弯，说，今天村里人都知道咱家做西红柿罐头了。

怪不得大儿子坚持自己抱着西红柿罐头给外公和爷爷送呢，原来是想显摆一下。不过，这种炫耀里因为有了孝心，便有了温馨，足以温暖我们一大家人的那个冬天。

天寒最想家

□ 杨金坤

北风凛冽，雪花劲飘，天寒最想家。

最想和母亲偎依在炉火旁。窗外雪花纷飞，屋内炉火正旺，母亲和我偎依在炉火旁，伸出双手烤着炉火，手暖暖的，心暖暖的。母亲摸摸我的手心，摸摸我的衣服，不厌其烦地叮嘱我，千层单不如一层棉，现在不注意，老了落毛病。见我呵呵笑着并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，母亲又把全村的大事小情和我念叨一遍：二婶的女儿在外面打工挣多少钱，三叔的儿子结婚花多少彩礼，王奶奶家的山羊产了两只羊羔，李爷爷家的老母鸡孵了十六只小鸡……一团炉火，几句家常，让我感觉心有所依，暖冬可亲。

最想和父亲蹲墙根。午后的日头白白胖胖的，风也不再料峭，我搬着马扎，找一处墙根，陪父亲晒太阳。父亲将两腿长长地舒展开来，我也将两腿长长地舒展开来；父亲轻吁一口气，我也轻吁一口气；父亲双眼似闭非闭，我也似闭非闭；父亲进入似睡非睡的迷糊状态，我也进入似睡非睡的迷糊状态。晒了不知多长时间，身体里的每个毛孔都痒痒的，一团团热气从毛孔里钻进去，慢慢地又扩散到全身，整个人仿佛被托起来了一般，轻飘飘的。父亲站起来，我也站起来；父亲单手握拳捶捶后腰，我也单手握拳捶捶后腰；父亲的晒晒成一朵花；我的脸也晒成一朵花。

最想和发小们喝酒。炒花生米、拌白菜心、腌咸鸡蛋、糖醋藕片，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吃的是回忆。头曲、大曲、二锅头，酒不在孬好，喝的是心情。胖三、花二、四眼、大头、豁子……围坐一桌，每人一杯，七口喝透。第一杯喝完，自由结合，你敬我一个，我回你两杯。酒过三巡，话少的变话多了，话多的变大舌头了。聊聊同桌的她，说说出丑的你，话话当年的我们，满满回忆，满满感慨，满满美好，满满回不去的忧伤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最想和火炕上睡一觉。火炕的热气像是一双温热的手，轻轻地，似乎没有力道却又力道恰好地给全身按摩，疲惫的身子放松、放松、再放松，一丝丝一缕缕，抚去了那些隐约的沉重、酸楚和疼痛，每根神经、每个骨头缝里都渗透着舒坦。美国作家梅·萨滕说：“我最急切的工作是什么也不做，找到绝对的满足，像我的猫们一样，伸开四肢，舔自己的毛，心满意足地做梦。”天寒了，最美的事莫过于躺在火炕上睡一觉，做一个温暖、踏实的梦。

天寒最想家，可是我却回不去了，父母已经不在人世，老屋也早已坍塌，家已经成了回不去的故乡。